

穿方格大衣的女人

〔苏〕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著

当代外国文学



穿方格大衣的女人

〔波兰〕卡兹梅日·科尔科佐维奇著

栗周熊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Казимеж Коркоз ович
БЕЛОЕ ПАЛЬТО В КЛЕТКУ

СССР, Библиотека "Подвиг"
1986, № 6.

封面设计：徐中益

穿方格大衣的女人
Chuanfanggedayidenture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19,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5}{16}$ 插页2

1990年6月北京第1版 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 3,650

ISBN 7-5016-0079-1/1·80 定价 2.30 元

穿方格大衣的女人

卡罗尔·帕日斯特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人小声叫他：

“卡罗尔……喂，卡罗尔……”

卡罗尔顿时睡意全无，不过他决定装出睡着的样子。他侧身躺着，脑袋枕着一只胳膊，两眼闭合做着深呼吸。她小心翼翼地摸摸他的肩头，又再一次叫道：

“卡罗尔……喂，卡罗尔……”

接下来的一刹那他明白了，就他一人在床上躺着。而且他马上就听见她拿起电话话筒，在拨号码。他警觉起来，决定再装成沉睡的样子。

他将眼睛睁开一条缝。房间沉浸在银白色的昏暗中，街灯灯光透过拉上的窗帘照进来。他看清了安卡趴在电话机上的身影。屋里的亮光足够她看清拨号盘上的数字。

他听见她的一些只言片语：

“……我在女友家里……在鄂霍塔……我们刚进城回来……算了吧，别胡说八道了……嗯……我明白……”接着明显地显得不耐烦：“行啦，我听见了，二十六号……不过这条格拉多夫路在什么地方？……好，我……”

咔嚓一声挂上电话，其声音勉强可闻。安卡钻进被窝里，搂住卡罗尔的脖子，把他往身边拉。现在就没必要再装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不醒过来。

过一会儿，他确实确实睡着了。睡得很实，

12-5/22

等醒过来，他发现又是一个人躺着。看了一眼表。八点钟。他跳下床，直到这时才发现桌上留下一小片纸，上面仓促地写下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日安——安卡。”

女清洁工来上班，在她的工具间里发现一名捆绑起来的警卫，便嚷嚷开了。

很快查明，直接负责看守出纳室的另一名警卫背上带着扎得很深的刀伤，就倒在门边的血泊里。

看不到任何搏斗的迹象，只发现一把椅子被打翻在地。出纳员和助理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原封未动。唯一一扇装了结实栅栏的窗户的窗帘拉着，栅栏本身未受任何损坏。保险柜的门稍稍打开一些，看不出任何被撬过的痕迹，里面的钱不见了。

民警总局的维德马少校负责此案的侦查。他三十挂零，面孔瘦削而线条分明，乌黑的头发梳得溜光，这样的少校显得太年轻了。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穿制服。他喜欢穿便服，什么时候都穿得那么合身，往往招来异性的目光。

来上班的工作人员听说这起凶杀和盗窃案后大为震惊。侦查小组把他们从屋里打发出去，在格尔松中尉的领导下开始工作。少校已对事件有所了解，他到联合企业的经理处去了。

“经理来了，正在等您呢，”红黄色头发的女秘书接待了他。她声音有些激动，但她展颜一笑，送来一个媚眼。

列姆皮茨基经理是个胖胖的男子，硕大的头颅几乎全秃，一见少校进来即摘下宽大的墨镜，放到一边，从桌子后面站起来。

作过自我介绍之后，他请客人坐下，少校在办公室一角

的圈椅里坐下。

“偷走了多少钱？”维德马问。

列姆皮茨基身子深深陷在圈椅里，惴惴不安地摸了摸大面积的歇顶。

“二百八十万，还有一些零头。”

维德马轻声打了一个唿哨。

“怎么会让这么多钱在出纳室里过夜？”

“钱是用来开工资的。昨天就应该发下去了，但不得不挪到今天来发……”

“为什么要拖期？”

“出纳员助理上班后说牙疼，牙周炎，他拔牙去了。主任会计师准了他的假，说他腮帮子都肿了。在助手缺席的情况下，出纳员不同意往下发，还建议挪到今天来发，我事先跟工厂委员会说好，就同意了。”

“出纳员没有助手就不能发？”

“我们这个企业有两千来人，科室不少。您也知道，这是一大笔款，而他又得为这笔钱负责，所以我不能勉为其难。”

维德马瞧了一眼可以看见厂房屋顶的窗外，而后将目光掉向经理。

“出纳员姓什么？”

“罗曼·别列茨基。”

“那助手呢？”

“扬·乌尔巴尼亚克。”

“您觉得他俩怎么样？”

“别列茨基是六十左右的人了，老光棍一条，没有亲人。干什么都很仔细，甚至都有些过分了。出纳员就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在这里工作已经有二十来年。八年前我调到这里

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出纳员。这么长时间没有哪个检查组查出他亏过款。”

“那另一个呢？乌尔巴尼亚克呢？”

“也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一个人。他是五年前来厂工作的，那时候我已经到了这个厂。他四十岁上下，也可能还要大一些，也是光棍一条。别列茨基受过专业教育，所以他俩能取长补短。”

“全厂的人都知道发工资的日子往后挪了？”

“当然。”

“您知道乌尔巴尼亚克去找谁看牙病了吗？你们厂有没有大夫？”

“有。有特尔利娅大夫。”

“就是说，是她给他看的牙病？”

“这我说不好，不过这不难弄清楚……”经理转过身去就要打电话。

“别忙，经理同志，”维德马拦住他，“这由我亲自去办好了。”

列姆皮茨基伸出去的手象是被烫了一下，马上缩了回来。

他在圈椅里重新坐好，打开一包香烟递给少校。维德马点上烟，接过话头又问下去。

“你们厂有多少名警卫，岗都设在什么地方？”

“除开警卫队长，有十五名。他们是三班倒。厂区里有三个点，行政大楼的门厅有一个点。”

“那这位被杀害的呢？”

“把厂区一个点的警卫撤下一个来，让他去看一晚上出纳室。”

“那在贮藏室里找到的那另一位姓什么？”

“安东尼·格尔曼。”

“他怎么样？”

“我对所有的工作人员并不是都那么了解。您要是有兴趣，我叫人事科把他的档案送来。”

“咱俩谈过以后我自个儿上那儿去。您也许告诉干部们说我要去了吧？”

“那是当然的喽！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所有材料你都可以看。这件事且不去说物质方面的损失，就已经叫人够窝囊的了，我决定竭尽全力，好叫你们能尽快找到罪犯和他们盗走的款，别再这样闹得满城风雨的了……”列姆皮茨基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就谈到这里吧，经理公民……”少校站起身。“我还得去找主任会计师谈谈，然后去一趟人事科。”

会计科占了行政楼整个一层的左侧。出纳室也在那里。从走廊走过的时候，少校就看出初步侦察正在紧张进行。警卫的尸体弄走了，用粉笔在地板上画了它的外围线。

维德马跟格尔松说了几句话，找到了钉有“主任会计师——米科拉伊·武萨克”牌子的那扇门。

一个瘦小的男子从桌旁站起身。作过自我介绍之后，他请客人坐下，自己先谈起来。

“您大概是很想知道我们企业遭受的这笔损失有多大吧？”

“这我已经知道了。不过我还想知道一些别的情况。”

“我听您的吩咐。”武萨克两手手指交叉，往前探出身子。

“您能不能告诉我您对别列茨基和乌尔巴尼亚克的想法？”

主任会计师闭紧嘴，陷入了沉思。最后终于说道：

“我只能说说他们的办事能力和工作表现。应该指出，两个人都很称职。尤其是别列茨基。他简直就是个模范工作者。”

“由此我可以得出结论，乌尔巴尼亚克算不上模范，是不是？”

“我不想这么说。乌尔巴尼亚克嘛，也许不如别列茨基那么认真，不过，嗯……他更干练。”

“哪些人可以进放有保险柜的屋子？”

“原则上任何人也不能进，除非工作需要。”

“实际上呢？”

“别列茨基基本上遵守这条原则。不过我也不能不指出来，有些人他却让进去……”

“是哪些人享有这个特权？”

“首先是经理的秘书埃尔梅尔，别列茨基象是爱上她了，还有就是我们的运输科科长斯特茨基。他跟别列茨基一样，也是个集邮爱好者，他们有共同爱好。”

“谁有开保险柜的钥匙？”

“当然是别列茨基。”

“有没有可能钥匙落到了别人手里？”

“有。前不久，也就几个星期以前吧，别列茨基病了，我们就派乌尔巴尼亚克去取钥匙。”

听这么一说，少校会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站起来向主人告别。

以后的一个小时他是在人事科看档案，对其中几份还作了简短的笔录。少校放下最后一个卷宗，沉思有顷。最后站起来去找格尔松。

鉴定人已经干完自己的事，现在正在休息。中尉身边只留下一个布雷中士，还有一位民警。他们三人呆在出纳员的

屋里。

“斯特凡，结果如何？”少校问道。

“我们取了印样，但我不认为还能发现什么痕迹，除了应该留下的。栅栏没事，不过我们查明一层女厕所里有扇窗户没挂上钩。这扇窗户正对着仓库的墙，墙上挂着消防器材，其中有那架漂亮的消防梯。”

“嗯……那保险柜呢？”

“柜门完好无损。”

“别列茨基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

“他说是随身带着，拴在皮带上。由此得出结论……”

“慢些下结论吧。我们的医生查出什么来没有？人是什么时候死的？”

“两点左右……”

“你快去查一查，姓乌尔巴尼亚克的出纳员助理昨天是否去找过厂牙医看过病，她的诊断如何。然后再到经理部去取来这幢大楼的平面图。”

“是，头儿！”格尔松雄赳赳地挺起干瘪的胸，然而在他那满是雀斑的脸上，除了对公务的热心，什么也看不出来。

“医生给另一名警卫格尔曼作过检查，他怎么样？”

“严重的三氯甲烷中毒。现在正躺在医务室里，好像是苏醒过来了。”

“在你以自己特有的热情去执行我的命令之前，请把以下几位同志叫到这里来，”维德马说出了几个姓。“格尔曼由我最后来找他谈，现在让他先躺着。布雷，”他向中士转过身去，“由您来做笔录。”

第一个进来的是斯特茨基。经过一番例行公事的对话和记下按履历表问来的口供，维德马问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胖

男子：

“您知道被杀的那位警卫的名字吗？”

“当然知道。他姓扎卢茨基。因为现在这成了唯一的话题……”斯特茨基耸了耸肩。

“大家都谈了些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一个个简直都是些福尔摩斯。”

“都是些什么看法？”

“都认为是内部人参与作案。”

“原来如此！那您看呢？”

斯特茨基皱起眉头看了维德马一眼。

“我是摆弄汽车的，少校同志，不是侦破抢劫案的。我不打算瞎说一通，因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您跟别列茨基挺熟的吧？”

“这里没有谁不认识老头子，因为他管发工资。”

“难道下班以后您跟他没有过来往？”

斯特茨基很快地瞥了少校一眼，低下眼睛去细细端详起皮鞋来。最后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到过他家两次……”

“你们是好朋友？”

“我俩都集邮，我是去找他换邮票。”

“不过你们在班上也完全可以这么干的吧？”

“有时候也干过，但不经常。”

“您是运输科长？”

“是的。”

“这么说您对机械是精通的？”

“那还用说！”斯特茨基微微一笑。

“那请您作为一个行家告诉我，要复制别列茨基用来开保

险柜的钥匙难不难？”

斯特茨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我没仔细看过那些钥匙，”他慌乱地回答道，“不过只要有模子，任何钥匙都可以复制。”

“您指的是钥匙印？”

“也指的钥匙印……”

“咱们暂时谈到这儿吧。请在笔录上签字，再去叫埃尔梅尔小姐上这儿来。”

姑娘高高的个儿，匀称秀丽的身材。梳得溜光的头盖满栗色的秀发，一双稍稍描过的大眼睛隐藏着俏皮的神色。把个人生平的各項都问过之后，维德马请姑娘抽烟，在她低头打火时，便问道：

“您认识被害的警卫吗？”

“不认识。警卫没必要上秘书室去。”

“看来您对这件事并不太感兴趣？难道这起凶杀案没给您留下任何印象？”

“怎么说没留下印象？我知道这件事以后，都快失去了知觉。现在才稍微平静下来。”

“您不认为厂里有内线？”

“您是这样看的吗？……”两道弯弯的黑眉毛向上一扬。

“您能否想出些什么，乃至一些能证明这个假设的细节？”

“没有，什么也想不出来。”

“那您对出纳员助理乌尔巴尼亚克有什么看法？”

姑娘把烟灭掉，迟不作答。

“都说他挺讨女人喜欢，而且我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不得不承认，他是一表人材。”

“这就是您对他的全部看法？”少校的话中流露出一丝讥

讽。“那别列茨基呢？听说他对您有好感？”

“老不死的！”她鄙薄地一摆手，只听见银镯子丁丁当当一阵响。

“别列茨基当您的面开过保险柜吗？”

“您为什么问这个？唉呀，对不起……”她想了一下。“有这种可能……确切地说是哪一次想不起来了。”

“他是从哪儿拿的钥匙？”

“我从来就没留心过。”

接着进来的是扬·乌尔巴尼亚克。别看他明显年过四十，但还保持挺秀的体态，而银白的鬓角和端正的脸型更给他添了几分丰采，说明埃尔梅尔还真没看错。

作为开场白提过几个问题之后，少校开始了他感兴趣的话题：

“您和别列茨基在一个办公室里，就没发现什么时候有人问过保险柜的钥匙？”

“没有，没发现有这种事，”乌尔巴尼亚克口气很坚决。

“别列茨基从没忘过自己的钥匙？”

“别列茨基？您简直是对他毫不了解！他什么时候都把钥匙带在身边，就拴在裤带上。”

“但是开保险柜时他总取下来吧。”

“那当然。然后放在桌子上。”

“斯特茨基和埃尔梅尔小姐有时去找别列茨基。他们没拿钥匙？”

“没有……好象是没有……”乌尔巴尼亚克突然讷讷起来。

格尔松中尉走进房间，一句话也不说，就挨着中士坐下。乌尔巴尼亚克一直注视着他。

“那是谁拿过？斯特茨基还是埃尔梅尔？”

“埃尔梅尔。这是两三个星期以前的事。她为一件什么事来到我们办公室，在说话的时候不小心把钥匙碰掉到地上。她马上就弯下腰去捡起来，但捡起来后便开起玩笑来了：把钥匙藏在身后，要别列茨基猜在哪只手里，猜不对她就不交出来。”

“嗯，这未免太天真了……您说呢？”

乌尔巴尼亚克会意地一笑，看了看少校。

“我觉得她那是有意识碰掉的。”

最后一个进来的是上了年纪的出纳员。他瘦瘦的个儿，驼背，双颊下陷，一个大大的喉结从没扣上的衬衫领口里露出来。他还没进门就鞠了一躬，小心翼翼地在指给他的椅子上坐下。维德马匆匆地打量了他一眼，只看出出纳员脸上有一种沮丧的表情。

“怎么样，别列茨基先生，从您那儿偷走了不少钱吧？”

老出纳员点点头，长叹一声。

“是不少……确切地说，有二百八十万三千二百……”

“我已经知道偷走的数额，”维德马打断他的话头。“我只想知道钞票都是多大面值的。”

“就是平常用来开工资的那些吧，从二十到一千的都有，还有零钱。”

“连零钱也弄走了？”维德马不胜惊讶。“多少？”

“六千。我向银行要的就这么多。”

“有多重？”

“两公斤吧，连这么一点他们也不放过。”

“真小气，是不是，别列茨基先生？”

“当然……有这么一大笔钱还嫌少，连那六千也给抄走

了。”

“您跟乌尔巴尼亚克工作配合得怎么样？”

“还可以。他帮我发工资，我一个人可干不了。可现在出了这桩抢劫案……我觉得自己有愧，少校先生……是我坚持挪到第二天，因为担心一个人胜任不了，可又下不了决心另外找一个人替乌尔巴尼亚克，真担心新找的人弄不好出差错。跟钱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他们就象是正盼着这样呢！”

“是啊，说实在的，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再说吧，您对斯特茨基是怎么想的呢？听说你们是朋友？”

“我们曾经是朋友！”老出纳员抑制不住愤怒。

“为什么突然有这种变化？要知道他甚至去过您家？”

“正是这样！就在他搜我的衣兜时，被我抓住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请您说得详细一些。”

“我在家都是把衣服脱下来挂在椅背上，然后穿上睡衣。斯特茨基晚上上我家来，要跟我换邮票，因为这正合我的心意，于是我取自己的邮票去了。一回来我马上就发现衣服被动过了，而我一直拴在裤腰带上的钥匙滑了出来，就挂在皮带上。”

“照您的意思，他是在找什么东西？”

“找什么？不用说是找邮票呗！这个骗子手以为我带在身边。”

“那您当时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现在我后悔当时没把他轰出门。我只是嘟哝了几句，我们便吵开了。”

“斯特茨基对您说了些什么？”

“他说想打开台灯，这样就碰了椅子一下。好象房间里吊

灯没亮似的。这种解释真不高明。”

“您不认为斯特茨基是说了实话？我对邮票是外行，不过很可能他真的是需要更亮一些。况且我听说您跟他老早就认识了，他应该知道您不会把邮票带在身边。”

别列茨基望了维德马一阵，什么话也没说，最后才不知所措地问道：

“您是怎么想的吗？……您认为这是可能的？可我还认为他是想偷我的东西呢。”

“收藏家比这更坏的事也干得出来，别列茨基先生。他们都深信不疑，人们都在企图侵占他们的财产。暂时就谈到这儿吧。谢谢了。”

维德马和格尔松中尉两人留下来，他连同椅子一道从桌子旁挪开，问道：

“喂，犯罪学的天才，你有何高见？”

“对别列茨基吗？”

“不。谈谈你自己的事情。”

“指纹正在检验当中，大楼的平面图在我手里。乌尔巴尼亚克昨天十点以后去找了牙医。她证明是牙周发炎，因为肿得不太厉害，所以给他拔了颗牙了事。”

“她的诊断是根据什么？”

“我没问，不过大概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外乎也就是敲敲牙，要是患者跳起来，诊断就出来了。”

“不过也还有照像的。”

“只是不是在患者疼得叫唤的时候。”

“要想装病也是太容易了。”

“她不象我们有这么些疑问，她不可能预见到这事会这么重要。”

“好吧，现在来谈这个晚了，太晚了。你最好说说，照你看这个案子什么是主要的？”

“首先是强盗知道存在保险柜里的钱。这就是说，他们在厂里有内线。”

“有绝对把握吗？工资要拖到第二天这件事全体工作人员都知道。”维德马皱着眉头看了中尉一眼。

“然而这是事实。象抢劫这类重要的行动得好好组织，并经过精心准备。这就是说，关于工资拖期发放的消息是突然得到的，这种事不可能事先预料到，得到这个消息时匪徒们早已做好准备。”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是万事俱备，就在等待时机。”

“要是没等来时机呢？”

“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或者是继续等待，或者是自己去创造合适的机会。看来你说在厂里有内线是完全可能的。比如说吧，是乌尔巴尼亚克创造了合适的机会，虽说我还不能肯定这是预谋的。所以请你马上去调查他的事，明天中午以前我们得掌握他的熟人和关系情况。”

“难道这个人为了这笔生意不惜牺牲自己的牙？”中尉讥讽地迸出来这么一句。

“其次是钥匙问题。”维德马接着往下说。“保险柜没被撬，说明他们配了钥匙。乌尔巴尼亚克拿着钥匙，除此之外埃尔梅尔也有可能，可能还有斯特茨基。现在你就把手下的那些勇士都撤出去吧，你自己去把那些值夜班的警卫叫到总局来，他们也许还能补充些什么。”

“是……”格尔松挠挠鼻子。

“还有就是那扇没关好的窗户……窗台和地板有没有发现什么痕迹？”